名公書判清明集

懲惡門

譁徒

譁鬼訟師　蔡久軒

當職昨領州事，已聞婺州有金、鍾二姓人，迭為唇齒，教唆譁徒，脅取財物，大為民害，方欲追上根究，豈謂積釁稔惡，乃因楊登龍訴姜氏事，自投憲網，是天錫之也。金千二係婺家幹僕之子，鍾炎係州吏鍾暐之子，狼貪虎噬，種習相傳，以獰幹縣吏之子，而又冒名郡庠，冒玷鄉舉，此虎而翼者也。稱州縣無如我何，捧

不到我家所以敢於出入州縣敢於欺壓善良敢于干預刑名、
敢於教唆脅取敢於行賕計囑、金千二曾造樓閣賄衙為本縣
斷治毀拆鍾炎招陳俏陳論為本州下學屏斥金千二或姓金
或姓劉或名培或名填之變詐反覆無非預為姦狼敗獲之地、
是二人者同惡相濟互為羽翼一郡譁徒之師既追到獄推欵
以下畏威懷餌逐日置酒獄友與之燕飲更不敢推勘其威力、
過於官府當職點配推吏斷行賕之人改委外縣官推勘賄賂
既絕而後姑以姦惡百之一二申上譁魁訟師之可畏如此哉
金千二教唆脅取所犯三十四項入已贓二千六百四十餘貫、

錮於敎唆脅取所犯一十七項入已贓二千三百餘貫並合照配以爲將來之戒以士友魯爲之請寬贓曾許之末減金千二決脊杖十五編管二千里鍾炎免申禮部駁放更免勘決竹篦二十編管一千里免監贓即日押行其楊谷龍所訴取盈田嫁資一項已經累政所斷且免根究餘照勘官所擬仍榜衙門併申省部御史臺

撰造公事　　蔡久軒

譁徒張夢高乃吏人金眉之子冒姓張氏承吏姦之故習專以譁訐欺詐爲生始則招誘諸縣投詞人户停泊在家撰造公事

中則行賕公吏、請囑官員、或打話倡樓、或過度茶肆、一錢可入、
百計經營、白晝攫金、畧無忌憚、及其後也、有重財、有厚力、出入
州郡、順指胥徒、少不如意、即唆使無賴、上經臺部、威成勢立、莫
敢誰何、乘時邀求、吞併產業、無辜破家、不可勝數、當職被命兼
守、入境以來、訪民疾苦、已知其為一郡之害、未欲使行追治、禍
積惡盈、鬼奪其魄、乃於當職初受詞之日、往來自投、與向萬二
秀等、計囑公事、捉獲之時、兩廊下狀四五百人、歡聲如雷、於此
可見其積惡之深、及押下司理院根勘之後、又於便袋中、搜出
文牒一道、已拆去封皮、係是行在大宗正司牒、本州追究譚徒

趟時消不法事牒內係是七月此去行都僅數日程豈有遷延月餘之久發亭時消皆本州譁徒渠魁亦必非陰相表裏擅自拆澠折牒藏之於身即此一事可見其全無官府全不知有三尺其他如民户止是小爭則與裝架詞語唆令越訴官司止是索案則與賄屬併人申解如兄弟止是爭閙則教作分產證論管司方行追究則與之入狀和對顛倒反覆盡出其手未得錢則唆之使論既得則兄之使止推原其罪不可勝誅不黥其面無以懲惡不竄其人無以安衆獄吏畏其姦兇在獄事之如兄所供罪犯百未一二然所招打話行賕受財已二十五項該贓近

五十貫欺唆譁徒與貼同科況又係武義縣吏人金嵒之子乎又妄稱九歲與張忠翊為子九歲抱養亦是違法而況托假姓以避其非吏人之子乎張夢高決脊杖十五刺配台州牢城免監贓即日押遣仍申提刑司推吏法司徇情賣弄從輕杖一百

譁徒反覆變詐縱橫捭闔　馬裕齋

宴元英係無賴子弟始者道民曹十一月有所獻則認其庵以為己庵從而蓋庇是猶可諉胡四四者因往庵內求乞為曹十一打縛越五十餘日而病死血屬胡四三投偶發覺元英自為奇貨入身攬始則發使胡四三反倒詐賴張大其事繼則破

擘曹十一錢㑹打話揑合、𠯆基田業抵當於本人之家主擘錢財行用於本人之手、掩竊入已爲錢三百千、説合既成、然後將胡四四屍首焚化、事已息矣、曹暉曹昇目擊元英懼惹前事、則與其弟連名具狀論曹暉等盖庇曹十一打殺胡四四公事、夫始而發使胡四三詐賴者、元英也、已而攘臂打話者、亦元英也、主張血屬焚燒屍首者、元英也、公然出名論曹暉曹昇者、亦元英也、雖其始則迫於圖利、其後則迫於救害、然變詐反覆、押闔操縱玩官府於掌股、以巧弄爲得計、使胡四四不得以安其死、曾十一不得以保其生、則元英之爲也、浙右之俗、囂訟成風、非

民之衆好訟也、中有一等無籍譁徒、別無執業、以此資身、誑妄閭腥索瘢尋垢、事一到手、倒橫直竪、一惟其意、利歸於此輩、禍移於齊民、君子不痛加蘊崇、風俗何由可變、况於殺人、公自有對賞、近閱訟牒、此等之人、事率是勢家挾持、或曰某是某宅莊佃、某是某府幹僕、彼幹旁午於庭下、右姓肆行、其胸臆如是、而求田里無事、良善安枕、難矣、况胡四四身死於、婁氏有何相關、而元英甚者、乃親爲入詞、尤無忌憚、合從決官書擬徒一年半、照條脊杖十三、仍加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不許押發拘鎖外寨一年、限滿別呈、仍鏤榜遍行曉諭、其有墮此習者、宜知悔悟、毋忽有

司

告訐

誣訐　　蔡久軒

死有冤濫自有血屬能訴何待他人干預楊曰之死方福乎白
生事節節資給教唆以興大辟之獄不特擠陷方三抑亦嘗試
臺府照條反坐理所當然方福且從輕決脊杖十二編管五百
里楊梓年老免徒斷編隣州以爲誣訐者之戒牒府録問訖照
斷

豪與譁均爲民害　　吳雨巖

甚矣豪與譁之為民害也豪民肆行良民受抑未必能訴訴必有譁者出而攻之糾合呼喚併力角特雖甚豪亦豈能免然譁者又自此得志其為害一耳以毒攻毒做賊人謂之併旗鼓廝僕人謂之併旗帳造蠱人謂之蜈蚣蝦蛛蛇自將吞陷莫若併去之王松龍之豪與王元方之譁命廳所擬已得其情不待重說倡言何况二人自是同族而相攻亦壞風俗刑以弼教尤欲懲一戒百以厚兄弟之倫二俱難免役亦可自揣其心若非自知有罪何必先供年甲以為脫罪張本但二者之中罪有輕重王松龍決脊杖一百編管一千里王元方杖八十編管鄰州餘

入放僉廳審訂年甲呈行

資給告訐　吳雨巖

鄭天惠依憑而狡朱元光恭富而横天道虧盈使兩强而不相下自鬬自敗其起爭之因止緣鄭六七婆垃之田兩家皆以償負準折均為違法既欲以力勝又欲以訟勝方相持相靡間適會朱元光有吳仲乙縊死之事鄭天惠遂資使吳曾四以不係的親血屬之人入身告論意欲以此困之殊不知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天惠家又自有桂桂溺死之事於是朱元光與其爪牙朱李五合謀亦後資給王曾四徑經本司告發以報東門

之役田事未分曲直死事未究虛實而乃各自陷於資給之罪非天敗之乎為政者平心待物固未嘗以抑強立說彼既自投憲綱又豈容置之勿問乎今鄭天惠之資給在前宋元光之資給在後前者使後者報天惠之罪浮于元光吳曾四雖非血屬尚且同姓王曾四既非同姓略不干己二人均受資使告訐王曾四之罪浮于吳曾四朱李五專與元光為鷹犬又因李五致令江壽乙落水身死其罪尤不可恕鄭天惠杖一百編管五百里宋元光杖九十編管鄰州吳曾四杖九十編管鄰州王曾四杖一百編管五百里朱李五杖一百編管一千里在法二罪俱

發從堂者坐鄭天惠、朱元光各有死人公事未完究未知與今來資給告訐之罪孰重且押下本州分委清強官重於體實究見情節申候到却行呈斷餘人並照斷押發所有田業擬官所擬已得其情合與拘沒扞釘但賑濟正不藉此徑申安邊所仍先申省部照會

資給誣告人以殺人之罪

婺州厲百七本陳姓也棄而爲厲五一之子厲百一乃其從兄其妻阿沈與厲百七私通乃夫初未之覺也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深夜大雨溪流暴漲厲百一始慮水碓被浸方披衣起視間、

是夜適有過往參販宿於對門聽得有人來排其門者至再三三就以報之厲百一初亦未知其爲何人也遂而捕之人情之常厲百二等亦與之同行追躡蹤跡徑回去當夜鄰里皆聞其聲言捉賊却非曖昧不明之事越四日但見厲百七屍首沿溪漂流則此排闥之人方知其爲厲百七也一時倉皇逃走落水致死此豈厲百一有心爲之哉參之於律罪人被捕逃迫窮蹙或自殺或落坑穽而死之類皆勿論厲百一覬免官司之擾私將錢物賂遺血屬求息其事此愚民不曉法理之故今指此以爲殺人之實可乎其母與妻爲之棺殮窀埋既逾年矣次年五

月內王祥創生事端始者誘致厲百七本生兄陳三告論不遂
再呼陳一入詞投保從以殺人誣之目縣而之上臺攻擊不休
大獄之興流毒自慘四次委官泝驗厲百七屍首自頂而踵無
瑕可求則厲百一之寃既得以自白矣及狀上一行人付有司
根鞠本末事情歷歷可考及勘出王祥父子資給把持之狀尤
爲詳明如將帶陳一往提刑司陳狀實與王祥偕行索出陳一
狀稾復出于十目所視吏復何逃王祥富民也專以脩怨爲歲
爲事豈復知三尺法且傷人者犬也嗾而使之者人也原情而
論罪則有歸王祥準條決脊杖十五送五百里州軍編管陳一

頑冥無識啗於資使之利致陷于罪特從末減併王登決脊杖十三國家典憲昭如日星天下士民所共知也今以近年觀之此邑之姦豪無狀自投罪罟者覆轍相尋有司奉法而行茲豈得已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聞之者可以戒

資給人誣告

婺州東陽習俗頑嚚好鬭興訟固其常也至若誣人以殺人之事援之於法茲豈細事村疃豪民志在立威以求逞扶持資給賕賄營謀不擠其人於幽枉無告之地不止也當職自涖事以來斷後有寃民平反此等獄訟未嘗不審見其實而痛戒之往

徃懲之未幾犯者踵至其間情狀至有極其慘毒而不忍聞者戴髮含齒名之曰人吞噬之毒過于狼虎青天白日之下詎容有此乎蔣元廣東陽田間一屠噬之毒過爲不道驟致富强稱雄一方披猖萬狀居家則畜養惡少釜九一等三十來輩以供爪牙之役在州則結交縣吏俞鑾等以通腹心之謀縣吏望風憚之罔不惟命一方善良吞聲飲氣誰敢與之抗衡許鏞貧士也有婢郭秋香因澣衣于池失足不救其父郭太在旁觀者自見屍首初無他故既殮而葬之蔣元廣平白資使許義毉與詞誣訴許鏞窘之致死趙知縣察見非辜坐以誣告之罪申取

提刑司行下遣公道之不容泯後將元廣可以息心矣方且調撥許義將五許茂遁走刑部憲司攻訐不已干連誣執至干妻子家道一破生理蕩然力既不支事且未艾許鎮爲此憂悒無憀竟爲客死之鬼今就暴露郵舍未得所歸與操刀而殺之者何以大相過通邑之人誰不冤之今本州亦再差官洗檢狀査屍首毫髮無傷死者何辜罹此荼毒茲又泉下不能自伸之冤也將元廣積惡有餘罪狀顯著天刑國憲斷不容逃決脊杖十七仍刺面配五百里信州東城許義許茂將五利一時之資給輕冒刑章此同惡相濟之人也許義決脊杖十七編管五百里

建寧府許成務再答決脊杖十五拘鎖外寨俞鑑已贓之郡吏也實緣逃歸專易安也決脊杖十二填刺押回原配所永不放還仍備榜行下以儆愚俗

教令誣訴致死公事

江謙亨家饒於財武斷鄉曲前此得罪憲臺已經編置自應知所警戒近因與童詵小有私隙別生事端以楊十八縊死輒教令楊百九作拖扯趕打推落塘水因此致死遂興大訟所幸差官檢覆事復昭明而獄司勘得其情誣罔之狀瞭然可獨江謙亨罪該徒刑雖係宗女夫緣係再犯私罪情不可贖萬一僥倖

漏網，則姦計遂行，善良未易得以安也。尋具勘到事情，申取提刑衙指揮，後準提刑衙行下，點對本州所勘，備見江謙亨教令誣訴，蹤跡分曉，其人已曾犯罪編管處州，既非善良，豈可使之屢犯屢贖，得以長惡，然以根蔭及宗女夫之故，所合姑從末減，牒州引上江謙亨，降從杖一百，押上當廳正斷，仍送原編管所處州收管。

自撰大辟之獄　劉後村

大辟公事，合是的親血屬有詞。張惜兒之死，張十九其父也，阿楊其母也，張千一其叔也。此三人自始至終無詞，而事不干己

人王百七王大三輙經縣以爲死有冤濫本縣發見已將兩名
勘下杖責有張世行者輙經州經本司告訐弟婦姜氏閨門陰
私以致惜兒冤死當職令畫宗支見得世行與姜氏夫服紀甚
疎卻而不行不謂本州已有委官體究之判縣尉繞得此事以
爲奇貨牽聯枝蔓必欲造成一段公事當職引上張千九面問
據稱其實以病風妄罵五月初三日主母姜氏喚阿楊教誨阿
楊用柴條打惜兒兩下至初五日張千九又在姜氏家見惜兒
發熱妄語其父責粥未熟惜兒忽於側圣有絲親莫親於父子
再三審詰其詞堅確如此女使妄罵主母呼其母訓責此亦人

之常情及其自縊則有出於人意表在姜氏未見有可論之罪本州雖判體究知縣執申可也縣尉據實事回申亦可也今撰造公事人各端坐于家而姜一家俱就囹圄惜兒父母亦遭係縲外人以為血屬反打官司憲臣置司之所獄事不得其平如此則耳目何以及遠哉王子才因立嗣之怨欲擾叔母之家張安行亦跡族王百七王六三以外人而自撰大辟之獄帖縣并巡尉專人解來一日姜氏添福張千九張千十並放吳焱出入孤兒寡婦之家略無瓜李之嫌又與其婢撩委有姦各照戒降指揮從輕勘杖八十令吳焱責狀今後更登張氏之門定行追

斷編管縣尉昨對移鉛山誤勘大辟公事以平人為兇身已既按劾令茲所為如此帖問仍閤傣牒州今後此等詞狀非的親血屬勿受追都吏枷司累日不中入門欵帖司理杖一百申

叔告其姪服內生子及以藥毒　胡石壁

鄭百三服內生子其罪固不可逃然鄭應龍為叔父教之可也教之不從繼之以怒雖父子之間且有責善則不祥之懼況叔姪乎責善且以為不祥況暴揚其惡而訟之于官乎原應龍之心非果以愛兄之道來也不過見其家稍厚不甘歸之螟蛉之子故從事于告訐以行騙脅之計耳訟其生子非時猶云可也

謂其毒父以藥是何言歟使其果有此事則當其始死之日應龍既聞而知之自合即時發覺何爲更歷一歲有餘而後有詞且世間大惡孰有加于弑逆者使其果有此事則狀内當直指而極陳之不當爲含糊之說其爲妄誕不問可知一爲告訐一爲虛妄本合送法司照條坐罪且從輕決竹篦二十

告訐服内親

王齊敬毆拽其兄辱罵其嫂凌虐其姪凡至再至三矣初焉黄知縣坐以毆凡之罪試之既非士人贖之又無誥勑合當枷械可疑者而黄知縣以長厚存心秖撻竹篦此可謂莫大之幸當

自備省可也而齊敬乃方蓄怨藏怒一旦快其兄王齊摺之死即牽其二子王潦王幼其為悖逆凌其孀嫂害其孤姪此情尤不可恕而温知縣又以長厚存心以其族有仕宦秖從輕杖一百封寨王潦王幼抑付尊長庭訓此亢莫大之幸王齊敬凡兩漏憲網稍有人心者亦當知愧斂退謹守可也況王齊敬亦齒日長侵尋暮景矣而乃頑然不悛怙終自若今者無故以其從姪王聖時改墓之事而慫慂其素所讎怨之堂姪王聖泳以為報復之計且遷改父祖墳墓在法雖當經官自陳然令人子孫以風水不利而遷改父祖墳墓者往往有之雖達官貴臣之家

有所不免經官自言者曾幾何王聖時自已父墓而自毀之何
預從叔王齊敬之事況王聖時亦頗知書又非病狂喪心必不
肯無故毀壞其親父之骨殖而王齊敬平生傲狠悖逆如此其
於親堂兄嫂姪且躪藉之不啻犬豕必不至於其從兄王齊白
獨興惻隱之心不忍其毀墓而與此訟也特假之使讐耳古之
覇主多假義以行私跡王齊敬平生之所為何等大逆而敢爾
誣罔誠大可惡況在法五服內許相容隱而輒告論者並同自
首今王齊敬視游氏係堂嫂王聖深係堂姪王聖時係從姪皆
在五服內縱有罪犯合從自首原免又照在法告緦麻以上

早幼得實猶勘杖八十王齊敬合照上條科罪洪氏又訴王齊敬王璙等攔竊去失珠簪一節亦合根究將齊敬照溫知縣判折封勘斷然當職獨念不肯將於黃溫二宰之所爲如王齊敬者誠非所恤也洪氏所訴念今隆暑者勸論其兄究論王齊敬合照前判且更與從杖一百封案一次餘人並放

妄訴

妄以弟及弟婦致死誣其叔　劉後村

阿周所墮之胎月數已滿非驚墮也許千八自以病死非驚死也有隣有證一一分明許佳爲人之姪輒將弟婦墮胎妄論叔

父許三傑、又敢將自死之第重疊誣執叔父、又將叔父毆打、驗傷有尖物痕見之縣案、又扛許十八屍首入叔父房、打碎叔父門窓戶翕什物之屬、又將屍首扛入叔家壽木之內、許三傑父子不堪其擾、有傷隳出、致傷許毋阿姜頭面、原情定罪、許佳不可勝誅、況撰造致死三事、騙挾平人尚不少怨、今又騙挾叔父、此何心哉、許佳妄以家及第婦致死誣入自合反坐、毆傷叔父、合于徒三年上加一等、雖已經赦而赦後妄訴不已、本合斷配、緣許佳之父日新、自始至終、不曾出官、可見猶有愛子之意、但不能教訓悖逆之子耳、今若許佳斷配、則許三傑與兄日新

同居共門出入兄弟自此何以相見然此等兇惡之人亦不可
恕許佳勘下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枷項押下本縣限十日監
陪壽木一具并脩整打壞門窓戶家什物還許三傑取領狀申
切待為減罪名如恃頑不伏陪還解來引斷押發許三傑湯凝
兄嫂照赦勿論直司剖決民訟不論道理以白為黑以曲為直
有如此者書擬官奪俸一月追吏人問

妄許者斷罪枷項令衆候犯人替　胡石壁

大凡詞訟之興固不能事事皆實然必須依並道理略略增加
三分之中二分真而一分偽則猶為近人情也今葛晞泰所訴

王思濟等三事一曰呪咀二曰趕打三曰圖占塘地今據獄司所勘僉廳指定三事悉皆虛妄原其所因蓋睎泰嘗以盜桑事爲王思濟所訟遂平白妄狀以求報復耳此邦風俗大率愚而好訟其間利害不能以稀米即贏糧棄已並走吏庭憑僞飾虛以無爲有聲冤号痛駭動見聞及至兩辭既成曾無一事着實前後以此之故鞭朴徒配者凡幾人矣而習尚曾不爲之少衰無乃向所施行猶未浹于愚民之耳目歟蕭睎泰勘杖八十寄廟遇詞狀日押上枷項令拔候犯人替

以刼奪財物誣執平人不應末減　胡石壁

羊六楊應龍等因醉爭道本無深傷而羊六素挾狡猾之資遂興羅織之訟謂應龍等白晝行劫奪去財物凡十餘項正經陳于本縣又越訴于憲臺牽連追呼不一而足及至憲臺灼見虛妄押下本府結絕羊六自知罪不可免乃于中道而逃本府將其父錮身監追凡歷四旬而後出併得其荷擔之僕周八二張四十者與之對證然後盡得其情前後狀詞無一真實照得在法劫奪財物罪名不輕羊六因尋常之爭而誣人以莫大之罪既欺罔縣道又欺罔監司既貽累于平人又貽累于乃父首尾三載始肯伏辜蕞爾村夫而反覆變詐如此若從末減則是出

虎兕出于柙也，其何以懲姦慝而安善良哉。古人謂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羊六勘杖一百，編管五百里，餘人並放。

以女死事誣告

吳雨巖

趙崇訴女身死事，不曾經本司，其本軍前此亦不曾具申，今據申到，詳其事情，見得趙崇情節分曉，以女死為奇貨，誣言告騙脅得錢，節即止，且崇之所以敢如此者，正以其所居在臨安，非惟不屬本司，亦不屬本軍，纔得錢後，飄然而逸，本司不得而問，此其情狀有何難見，備申刑部，乞行下臨安，追押發下本軍，窮竟

其罪坐以正條拘監騙錢庶不漏網仍牒本軍更切申界、

妄論人據母奪妹事　翁浩堂

朱千三年去年五月抱牌經縣論祝千二祝萬五據其母阿孫奪其妹壽娘氣死其父朱元乙詞說甚怪駭人聽聞展轉一年不曾結絶今追到干繫人徐廿七祝萬五葉李乙等及索出朱元一休妻文約辨驗則知阿孫係出嫁祝千二而非據也壽娘係嫁鄭廿九再出嫁祝萬五而非奪也其父朱元一自係吐血身死非祝千二祝萬五之罪也朱元一既死其妻阿孫已歸在朱世三家壽娘又嫁葉李一為妻並無詞說朱千三何所據憑

作此險訟煩紊官司乎今文約詳驗分明顯見朱千三虛妄豈容輕恕重則當解州徒斷輕亦合刺環拘鎖念阿孫年老止有一子侍養若盡法施行則阿孫必至饑餓失所只得從輕照得朱千三原係犯盜刺環人且與勘杖一百填刺舊環免拘鎖併一行人並放未到人住追

妻自走竄乃以刼掠誣人　翁浩堂

裴昇初詞稱表弟江進開雜鮮酒店被陳丙乙誘使刼去衣物併表弟婦徐四娘甚葛甚異本縣究實未到而江進拖扯龔四到縣稱被刼物件不識下落其說皆同當職固疑必無是事及

本隅觧到徐四娘根問乃是因爭米忿懶手挈衣物而逃至暮遂爲徐千四引去留之二宿乃始放出致爲徐曾乙告發如此則是徐四娘自走明矣詰問裴昇汪進乃始供招以爲疑是詳考二人初詞皆稱葉四署等十餘人持杖強劫張皇若此今事既虛妄乃以疑是二字脫籠官司以強盜加執平人今謂之疑可乎本合觧州照科以反坐之罪合是暑月且與從輕就縣結絕汪進裴昇各勘杖一百內裴昇事不干已牒押出處州界徐四娘背夫逃走謂之擅去又携衣物當以盜論徐千四無故誘徐四娘歸家受所寄衣物及被搜索方賫出官雖無姦穢亦是

知情受寄盜賊贓兩名各勘杖一百徐四娘斷訖押還汪進交領離與不離聽從夫意餘人放贓物給還

姊妄訴妹身死不明而其夫願免檢驗　翁浩堂

謹按令曰諸因病死應驗屍而同居緦麻以上親至死所而願免者聽周五十娘身死事關于縣本縣方差縣尉體究檢驗問却據縣尉申到備道巳死人夫吳曾三狀稱妻周五十娘係因產下死牙兒以致身死屍首變動不願檢驗自行沐浴入棺燒化訖本縣押下審問所供一同伏法當聽而周五十娘親姊周郎八娘却有詞到官爭執不巳以法意人情論之婦人在家從

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于姊妹切無相涉也又前項令已同居以上親領兒者聽以居論之則夫同居而姊不同者以服論之則夫爲齊衰期服而姊適人者爲大功九月服果孰親而孰踈孰重而孰輕今周五十娘死之明不明驗與不當驗官司只合從親與重者之説豈應聽踈與輕者之言乎況周卸八娘所執百五原有讐隙有案在官詞涉虛妄且免根究周五十娘骨殖合聽夫吳曾二從便葬殯周卸八娘不得干預兩名當廳並放牒報尉司仍榜縣門

叔誣告姪女身死不明　翁浩堂

照得本縣昨據璩天佑論張崇仁娶姪女息娘不當及兜占田產業追對未到間忽又據璩天佑入詞稱姪女息娘身死不明乞行檢覆當職以事干人命遂押下璩天佑責交坐狀入案委縣尉巡檢照條體究檢驗去後據兩檢官申回格目則息娘的係病死分明縣尉所述已極詳盡引一行人供指又將璩天佑勘問與縣尉所申情節一同嗚呼璩天佑此舉可謂不仁不義之已甚矣契勘息娘乃天叙之女天叙乃天佑之兄息娘父死母有殘病兄弟三人息娘居長得乃祖璩尭祖撥一分田為粧奩嫁與姨元三娘之子張崇仁天佑知其婚姻之不正累欲挾

取其田子息娘未死之前謀未遂而息娘死天佑以爲機會之來也欲遂取之張崇仁母子之不從天佑致恨遂中以飛禍欲破其家天佑之謀則得矣使已死已殯之人發塚剖棺暴骸露體何罪而至此哉使息娘爲天佑之親生必不肯爲是今是其姪女也甘辱其親兄之遺體以快其一身之私憾骨肉恩義至此殆絶天佑之罪可勝治哉案照據天佑原責交坐狀中提刑使臺取自裁斷外有縣尉解到契一道係息娘原隨嫁奩田每年計出租穀六十六石以法意定之則婦人財產終于所嫁之家但息娘嫁張崇仁係堂外甥息娘爲堂姨於法不當爲婚婚既

當離則田不當得若以此田復還璩氏則息娘弟妹各有己分不應再得此分璩氏子孫無祭姑之禮若以爲絕户而沒官則可矣然以人情揆之息娘父死母病其失身于張崇仁非息娘之罪在主其婚者今之死也又罹意外之誣受剖棺之慘張氏之怨又深矣其背親息娘生而身失所依死而魂無所歸豈不重可憐哉上件奩田已成絕户今欲捨入本州天寧寺内以爲常住使寺僧柱治息娘之墳作堂一間時節祭享爲之措辦齋醮之超度使死者免爲餒鬼于地下亦仁義之一端也備申提刑使臺取自指揮行下

釘脚　　婺州

民之抱負寃抑不能自伸至于自殘其軀求直于官府蓋迫於其情之不能已爾若曰嚚訟之人斵擨其詞自假毀傷撼動一時之聽此或不察必墮其計紛紛追逮豈不重州縣之擾乎閩溪縣方明乎立牌釘脚有詞稱爲聖壽寺僧行本率衆持杖搶奪苗穀經縣陳論其兄方子政弃擔殺人五名又爲本縣各訊腿荆二百因之縣圍張皇其說殊爲駭聞竊意百里之政平心處之不應有此過舉之事不然胡爲至于釘脚自傷聲寃庭下乃如是之憤切乎疑信未決且帖縣具因依供申尋據本縣發

到案牘考其發覺之詞，乃是寺僧義昌首先經縣陳論同徒逐出僧祖祥等，黃夜到來本寺盜斂，奪下六榜，解縣，方始追證問初，不曾有訊掠囚繫之事，參之方明子所陳，茫無形影，縣庭之下，十目共視，凡所舉動，毫髮不容掩庇，此或可以厚誣其他曖昧不明之訟，何往不得，以逞其私乎，尋引上方明子取問，備詞窮詰，無以藉口，復駕其說而歸之行本，其為欺誕，抑又甚焉，此風不可長也，方明子勘杖一百，枷項押下州前示衆半月，本縣十日，仍送鄰州編管，姑以為健訟不根者之警，所有兩詞交爭奪一事，彼此曲直，必有所歸，行下丞廳，一面追上義昌、祖祥行

本寺人送獄公行根究毋容偏徇十日具勘到因依申州家持千里之平凡聽民訟惟理之行何待其爲鎖喉釘脚之舉自今以後應有此自殘之人例不受理仍備榜州前與諸縣曉諭

挾讎妄訴欺凌孤寡　建倅

照得訟有源有流有本有末窮其源而尋其流揣其本而求其末則訟可得而決矣陳鑑舊爭立繼傳占莊田其訟之源訟之本者乎陳鑑近訴陳興老共黃淵違法交易其訟之流訟之末者乎陳鈇之妻傅氏命同宗三歲之姪以爲之嗣經官除附初不違法初不礙理陳鑑乃垂涎資財見利忘義欲以己子換繼

陳鑑無端興詞撗擾寡婦自縣而州自州而監司自監司而省部滚滚二十餘年詞訟始絶其所以苦傅氏者可謂酷矣自後欺凌孤寡侵占安吉寄庄田傅氏貸田携幼方將求直于浙西六有司行至三衢得病而歸藥所不療忽忽告殂傅氏之死其實陳鑑有以殺之也使陳鑑少有仁心使陳鑑略知義理則必曰孤寡之業因我之訟立繼所以破蕩者多矣寡婦之身因我之占庄田所以疾病而亡矣而今而後解其寃可也釋其態可也恤其孤可也今乃于傅氏已亡之後又與黃淵交易違法之訟訟之于縣已責退狀又復䌌訟訟之于州已行結絶又復與

詞今又上煩監司聽受下送本廳番定原陳鑑之心不過欲沆蕩陳興老至于無立錐之地而後已且妻承夫業者傅氏也賣業者亦傅氏也子承父業受業者陳興老也賣業者亦興老也傅氏賣産陳興老賣産不知于陳鑑有何干涉在法事不干己者不許受理今陳鑑以不干己之事故爲陳興老之擾官司不可不因其末而求其本不可不因其迹以誅其心合給斷由付傅陳興老收執以爲求遠之照自後陳鑑如恃健訟再敢興詞照不應爲科罪庶幾懦善者可以存立備申提舉使臺照會牽提幹批擬欲照通判所申行牽王提舉台判所擬可謂詳審察見

陳鑑之買訟不存恤孤幼陳興老之意從申照行、

鄰婦因爭妄訴　胡石壁

慢藏所以誨盜冶容所以誨淫觀阿周狀貌之間必非廉潔之婦與尹必用比屋而居尋常升堂入室往來無間特患尹必用不能挑之則未有不從者、今阿周乃謂被尹必用抱持于房閨之中抗拒得免逃遁而歸此必無之事也若果有之何不即時叫知鄰舍陳訴官府必待踰年而後有詞則其爲妄誕不言可知矣大凡街市婦女多是不務本業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三五爲群專事唇舌鄰舍不睦往往皆因于此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怨貞此曹之謂也。們周今至訟庭之下、太守之前猶且譊譊不已、略無忌憚、況在家乎。決竹篦十五押下本廂掃街半月、尹必用今後亦當安分守己、睦善隣舍、不許因此得勝妄生事端、如再惹詞、定當懲治。

拒追

峒民負險拒追　　胡石壁

獠如彬負恃險遠、招誘逋逃、雄震一方、多行不義、其罪已不可恕。本縣奉師司之命、屢追不出、遂委其徒以捕之、使其果有劫奪之實、本府已因阿鍾有詞、下縣追究矣。是非曲直、官司自當

從公處斷決無白休之理獎如彬者自理直自合即日出官與羅邦臣供對則見有冤何患其不伸而乃藏伏不出却公然見之牢狀謂即點集四十峒傜丁去相讎殺斬首申解語言悖戾志在脅持大不敬也至肩上也原其所以敢於如此者蓋當是時鄰郡叛寇之勢方熾此曹將謂官司已莫能誰何往往欲襲是蹤而動故先張虛聲以相恐喝官司一或示弱則必將結黨乘機強弓毒矢撞搪呼號以求逞矣今雖未至此極然履霜堅冰所由者漸若不早為之所則長此將安窮乎春秋無將之刑漢法不道之誅此其類矣本合明正典刑以遏亂畧姑且從輕決脊

杖十五配潭州全家移徙前去具因依申大使司乞押送飛虎軍牢固收管不放還郭念二身爲省民輒入溪洞爲其鷹犬恃慢書造府庭略無懼罪之意同惡相濟難從末减決脊杖一十二配本城永鎖土牢所有阿鍾訴羅四六行劫事此則當與追究帖押羅邦臣下縣監追羅四六一行緊要人赴府供對阿鍾寄廂候對畢日押發樊如彬所占耕陸時義没官田拘入府學如樊如彬自有已業田產仰阿鍾逐一開具地名頃畝及佃户姓名賫干照赴僉廳點對帖縣爲拘收租課許逐年經安撫司給引付親人前來請領先給據爲照如願典賣聽從其便、

誣賴

以死事誣賴　　蔡久軒

江東風俗專以親屬之病者及癃疾者誣賴報怨以爲騙脅之資蔣百六自因病死于家其兄蔣百五却駝移誣賴朱百八官既以死事誣人又且持刀拒追可謂兇惡之最者蔣百三蔣百五從重杖一百編管五百里牒州取上斷遣以戒後來

以叔身死不明誣賴　　胡石壁

曾三乞丐道途饑餓而死劉七乙與之掩骼埋胔雖無棺槨衣衾之備然較之舉而委之于壑狐狸食而蠅蚋嘬者則有間矣

使曾仲遠果有愛叔之心，則以售屋之資，備周身之具，而還葬之可也。今乃藉之以脅持地主，覬望錢物，不遂所欲，則以身死不明訟之，生則視之如路人，死乃以之爲奇貨，叔姪之義安在哉。愚民無知，固不足責，然關風教，不可不懲。曾仲遠勘杖一百，劉七乙押下縣，同鄰保備棺木，將曾三殯葬如法，埋瘞限五日申。

以累經結斷明白六事誣罔脫判昏賴田業　　刑提幹

擬據照察查，詳究情節，甚矣黃清仲之頑猾誣罔也。自紹興經界前，其祖黃文炳將黃沙坑田一十種，賣與陳經略宅爲業，後

權通判令知縣點對見得陳經畧宅經界砧基簿上該載黃文炳黃沙田九畝三角甚明即無揩改等痕跡則此田是陳經畧宅業分曉黃文炳家砧基簿就本號田內扯去原批字重貼舊紙寫立契典與四家則此田不是黃家典產故作情弊混賴贖田分曉在法契照不明經二十年買賣主亡歿者官司不當受理止據陳鈇係是繼絕子承紹契書不見一十四契砧基簿亦收在長位黃文炳身後其孫黃清仲等豪猾健訟知其契照不存又田坐落其門前遂改砧基作原典與陳宅取贖趙知縣索契證對而陳鈇無契賞書又未討得砧基簿出不惟趙知縣疑其

果是與業匿契不肯賠還雖陳鈇之幹亦不敢執爲己產故趙
知縣只憑黃清仲偏詞將錢二十八貫足寄庫給據令黃清仲
爲業不知紹興田價縱輕豈有九畝三角因此與二十八貫足
之理其施行已失之容易陳鈇雖經運司番訴而未有明證宜
譙運使皆依趙知縣所斷給據斷由與黃清仲爲業也自陳鈇
賚出砧基經部番訴得經界簿該載此田分明無揩改等痕
證得黃清仲家砧基批去原批貼改四字作僞情弊顯白自此
部斷府斷西通判番斷轉運司本司結絕皆斷田還陳氏而治
黃清仲等之強割田苗矣蓋黃清仲兇徒也其父黃九四配軍

也，其子黃恭、黃玄習為兇徒者也。田在其門首，而陳鈇既死，欺其妻傅氏寡弱，佃户來耕，則聚衆而打散之；或布種既熟，則聚衆而強割之。縣司行下樁留，則保甲不敢收；行下供對，則保甲不敢近；委縣尉勾追，則聚衆打損其承人，強割他人布種田苗。四年雖曰監還其顆粒，不復還納。縣家權輕，運司大怒，公吏吞餌在前，雖累政定斷明白，而不依律依條以盗論計贓，輕則刺環，重則刺配，故敢藐國法，無上司，恣行強横而不忌。今經本司再狀，無一語之非妄，彼豈不知其不可行哉，欲脱摸糊判下一句，則又以見争未決為由，強割苗禾矣。不期本司便索案查究，

其誣罔何以見其狀詞之皆誣罔也黃清仲親供云祖黃文炳在日于紹興三十一年將黃沙坑田一十種賣與陳經畧宅今經一百餘年今狀却稱祖黃文炳立兩契除千三官倚富吞此其誣罔一也又供爲見田在門首張占耕作今狀却稱黃清仲父黃四九與叔黃安世承佃不曾離業此其誣罔二也又供不合覇占耕三冬禾不還致傳氏陳論今狀却稱被陳鉄詐業執占不還此其誣罔三也又供不合妄詞昏賴今蒙監索契要的無贖契可照今狀却稱累狀經縣陳論蒙索到契底見得倚富生禾不分明此其誣罔四也又供祖父故後清仲同叔黃安世

將上祖砧基簿責字貼補作典實于趙知縣任內與陳鈌爭業執占不還此田今狀却稱陳鈌經户部妄訴蒙符本府催索砧基被妄作揩改由斷此其誣罔五也又供雖蒙讙運使給據令清仲管業後陳鈌經部番論符使府結絕使府不曾申索運司公據毀抹又于嘉定十七年五月內隱匿户部送斷一節復經運司清斷由致運司上依原判再出給斷由緣此占耕傅氏給與黃成所耕田事用歸賣緣所耕田委的經節次官司定斷分明其業合歸傅氏兒掌管今狀却稱今賫運司斷由兩本并公據通呈是經斷廢懸等照藏本司此其誣罔六也閱案八帖并

干照等。上若有趙知縣將錢二十八貫寄庫，後因本府斷已將錢
給還黃清仲了當，並無再備錢坐陳宅贖田因依。今狀却稱清
仲叔不合用備錢就陳鈇邊贖田氏上件田訖，此又欲旋撰已死
陳鈇手批等，皆賴張本，此其誣罔也。堂堂上司，專為百姓伸
雪冤枉，而清仲妄以累斷明白之事，句句誣罔，脫判賴產。倘不
明與結絕，則搔擾良柔，煩官府未有窮已。黃清仲不合誣罔
上司，勘杖一百，照赦免斷。見追到熊運使所給斷，緣王運使所
給斷由，並係運司已行改斷廢格不用之文，兼自有姚運使所
給斷由可照，欲並牒過運使毀抹入案，免將日後耽惑混賴之

資仍帖本縣備榜本保本里使鄰里通知如日後再敢强割田畝定照律條計贓決配施行所有原供索到原契干照除毀抹者外各欲發遣准提舉台判擬可謂詳明送案逐一施行帖縣給榜

假爲弟命繼爲詞欲誣賴其堂弟財物　主簿擬

甚矣義之難爲也有一爲義而人以義稱之尚慮後之爲義者未必勸況乎有一爲義而宗族兄弟友以不義訾之非特訾之又從而形之詞是使人悔于爲義如此則貧富相資手足相托之義自此廢矣今據王方經縣論堂弟王子才搬傳親弟王平

身後財物乙與命繼事其始則稱王平承分物業有此財本專乙喚妾使紅梅根討次則稱錢會五百貫足與之合本皆有執據後乙追干才及弟婦丁氏根問又其次則具單狀載王平所有箱籠家私什物動使五十餘件所直不可得而計後乙追汲黃士林與其婢妾等根究詞語瀾翻哀鳴萬狀當職深有疑焉尋王子才亦委經官陳詞則稱有堂兄王平祖業蕩盡貧不聊生無屋可居傭書爲活遇科舉則納士友試卷以圖些小見親知則干求升斗以供口食自有生前筆跡往來柬帖可憑王子才以手足之故念其無依收買門首看守貲庫立約之始王平

作用之名明言即無分毫錢本其他如日用口給並有干照簿曆可據喚上王方指證皆以爲僞再三審詰王方並無片紙可以證其爲非如此事理已自可見然當職未欲輕於著筆者以兩詞人乃手足至愛理爲忿爭特適然耳便分曲直恐至傷恩未免力諭之和協今兩詞堅執王方又復番經縣催論官司亦只得公心予決照得王平者王方之親弟王子才之堂兄也王平貧而無居不能自存爲親兄者當挽而同居撥業而撫存之可也既不出此乃使之倚托于堂弟居門側者賃屋以爲糊口計爲親兄者正自可愧然亦不足怪者以眞困不能相及也今

王平不幸有故，王方乃不以王子才之生前收拾為恩，又以身後撥傳而興訟，此固閭里之所共憤，而為王子才者亦未必不悔其當來之疏為此舉也。當職非心原情而斷，據王方供王平承分物業，自有財本，若以為有蓄邪，則王平既有五百貫錢本，必不能棄所居而倚他人門墻；若以為有田產邪，則王平亦何忍將崇陽祖墓山典與葉知府，而此物後為王子才所贖；若以為有財本邪，則攬納試卷干求口食，似非家力得辦者之所肯為，何況王平為王子才看守典舖，有生前批約之可據也。若以王子才今來所執干照，並是假偽，王平之財本，官司固不敢懸

以為無則如王方虛詞無據或稱此小或稱五百貫官司何所憑據而斷以為有王方無可抵爭往往力於攻一妾使紅梅且曰紅梅一出則千照具白此妾不出雖千言亦難憑據今紅梅出矣喚上王方指認當官又復無語乃以紅梅即不曾嫁必賣之獄始見情節如此則王方必欲禁紅梅追丁氏以王三盜其婢妾親戚而後可以快王方之計也不思有無財本全憑王平之生前千照何關於紅梅之嫁未嫁邪反覆王方之詞律之誅心之法不過欲假為弟命繼之美名以施其牢籠騙取之術耳外此何意至于命繼一節王方所陳以昭穆相當而論則有王子

才之次子可立，此尤足寓有心于無心者，果是合法，又後何爭。但王平既無財本，命繼之說，尚難區處，然王平亦不可使爲不祀之鬼，命繼之當否，明當從王宅房長中，從長商議，擇立，却聽官司施行。王方老健，虛詞煩紊官司，合罪懲之，以其爲官族之後，儒其衣冠，不欲傷類，所有王平之追修營葬等費，王子才亦不可以此而忘其生前手足之愛，若更嚚訟不已，官司自合從公科斷。案具定奪事理申縣，或恐以各人情理未實，更取自縣衙詳審斷遣施行，庶絶後訟。王子才但干賫到干照，給還責領。

又判

王平乃王子才之堂兄、以貧爲王子才掌庫、死則子才葬之、謂之義可也、王方乃王平之親兄、不能料理其弟及其死也、又欲誣王子才之財、本謂之不義可也、主簿所擬當矣、而王方狡猾無忌憚、入狀痛毀主簿、當職見其謊訴、只得喚上兩詞重立反坐欵、與定奪、王子才執王平生前親書備述以貧受傭、即無財本、歷歷分曉、王方更無一二字可憑、今欲結絕、則累喚不到、及詳考王方父子之爲人、則譁徒之渠魁也、敗壞前修之遺俗、擅奪尊良、控撼州縣、皆此輩也、釘錮原承監追、仍申臺府、如遇王子才有詞、乞遞押下縣、聽從結絕、只今行、

提舉司判

僉廳批照得王方訴其亡弟財物爲王子才并吞今索到斷由見得王方之弟平貧無資給堂弟子才憐其無依收寘門首管看典庫使王平藉此以自活此乃出于王子才之美意也今平身故親兄王方乃憑虛入詞稱其弟平有財本五百千爲子才所併且絶無片紙可憑設王平有許多財本合自植立何至依倚入門墻邪王方有弟不能撫存使傍其族人以糊口待其死後鑿空入詞以爲欺騙張本如此用心犬豕不若其餘詳王方前後所供瀾翻盈紙盡是子虛烏有此真穿窬之雄州縣所以多

事止緣此一種人撓之也本縣主簿所斷已灼見王方父子之肺肝欲帖縣從主簿所斷結絕申所有立嗣一項王平既無田可耕無屋可居誰肯願爲立嗣況族人又無爭立嗣者王方可自區處有人則立無人則已何必撓動官府亦何必借立嗣名色而欺騙其弟子才哉欲併門示王方仍帖本縣奉提舉台判王方妄訟案煩臺府欺騙其弟自合科罪且照所擬門示仍關詞狀司再詞留呈

王方再經提刑司釘錮押下縣　天水

王平窮而無所歸乃托鄉里人爲之懇問堂弟王君省元子才欲

爲管掌典庫王子才篤友于之愛乃從而收拾之其意未嘗不美已經八九年情分無虧去年九月王平因病身死是時兄王方與諸親相殯了畢經隔二十日後王方起覬覦之意過經縣入詞指乞送主簿廳根出王平同共管運之財物及爲之命繼續王子才陳狀併送主簿追到干證人逐一供對灼見事情其曲皆在于王方已自結斷具申王方知所訴之妄一向閃避不出本縣斷錮承差人根追備申臺府始遇王方有詞乞押下結絕其王方乃追其子經倉司番論蒙送僉廳案斷由呈已擬判王方王用之之情理可罪姑從闊畧且行門示知委仍帖縣從

主簿所斷結絕，王方依前躲閃，後今王用之經提刑司論訴，掌
釘錮押下本縣，監追正身，多方差人緝捕，獲到王方出官，若非
繡使之嚴明，幾爲之漏網矣。方收在獄，屢有百姓江五六論王
用之與阿江，將義女八姐強占求食，又據吳七晝一王用之之
事，透誘黃小六之女使阿乙，行賕汪四三公事，盜何中甫之酒
器，奪吳小八之財物等事，備載詞頭，官司未敢信憑，就內點喚
黃小六等兩名，據供王用之作王丙乙名，騙乞官會五十五貫
文，又乞何中甫見錢一十貫文足，各已供證分明，其他未欲盡
追，恐涉支蔓，嘗照逐人所供，面問張行王用之，令其從實供吐，

若以鞭朴繩索加之則王方父子必以為箠楚綳吊抑勒供招只以理開諭已據王用之王方實情供吐稱王平受傭于王子才之家即無財物同共營運之說而阿江打傷靈席一節追到李七供證已自分睦而阿江尚自抵諱再行審問方始略略承認及供出王平入殮之時尚留衣服三件收下則王平之無錢可知也契勘王方王用之之父子以識字徙訟為家傳之學每遇監司按部則脅持公吏欲以事過誣訴吏輩恐其生事皆以錢私與之而王方父子以為得計則欺騙良善靡所不為人畏之如虎亦不敢論訴縱使有詞吏亦不敢承行今以弟王平之

身死乃妄論王子才收去財本不爲卜葬立嗣原其意向只欲誅騙王子才之錢既不如意則經縣陳詞不候結絕而復訟于倉憲使臺必欲有所利于已而後息訟及至追司便行走避可謂藐視官府所據逐人供招情節在前合取自台旨

騙乞

姦民告訐旁緣騙乞皆由巡檢受白詞縱吏受財所致照得姦民恃強生事傾奪細民黠吏旁緣爲姦擾害百姓巡檢違法受詞縱吏受財是三者其罪雖同推原事情合以巡檢爲首姦民無知動以揑造公事欺騙善良爲生見人家烹犬則曰本家失

犬見人家牽牛則曰本家失牛見人家女使病死則曰原係本家轉顧恐有連累見人家僕死則曰係是本家親族不曾走報憑空入詞又引纔出則訐曾公吏者長之類追擾紛紜殆同重囚又使一等遊手之人從旁打合需求酒食乞取錢物飽其所欲而後和對里俗相傳謂之裨補田里被害含冤豁若無所赴愬此何等氣象乃見于清明之時邪當職區區之意自以爲官司苟能致察亟折其辭則此風遂可少戢故自到任以來愚民有犯到官必須因事察情深懲痛治使之知畏前後所斷與有成案年歲之間方幸少息孰謂巡檢武夫不奉朝廷法令不遵

臺府約束，與吏爲市，公然受詞，每遇有狀，不覈事理之是非，不察情辭之真僞，動輒受理，差寨兵三兩輩下鄉追擾，健卒所至，雞犬一空，逮其取乞饜足，竟從但已，或遇鄉民經縣有詞，索到寨牘方及知覺，且以魏四乙之事言之，魏四乙原係屠戶，私殺耕牛，所不能免，王文甫乃勢家族黨，覘知魏四乙宰牛，輒作王朝散幹人，經寨入狀，自稱本宅有水牛一頭，于初十日放出遊食，至晚遍尋不見，竊恐被賊人偷盜貨賣，今就魏四乙家買得牛肉一片，見在，乞追人根究，其狀實今年正月十三日也，訴亭合指陳當實投詞，令經所屬官司，牧牛豈無其人，失牛豈無其

所不發時發覺從官司行下尋索乃以買牛肉爲由但經巡檢寨直指魏四乙爲盜此非特強生事端擾細民乎巡檢何人太膽特書省差寨兵陳璋陳琳兩名追捕魏四乙避不敢出憑耆老江才送米肉及錢兩貫文五十陌與陳琳等爲飯食之費又憑王五六送官會一十貫文與陳琳爲水程之費陳琳既得所欲收上原引并差魏生催追魏四乙恐懼遂托陳五乙王五六將見錢五貫文足銀纏五兩送與王文甫塡備牛錢不知王文甫失牛魏四乙盜牛有何發覺有何誑驗乃被誣擾誅求錢物一至于此事定之後魏四乙經縣告論巡檢乃于三月初三日

解到牛肉一片不知經隔五十日之後牛肉尚能存留否乎梁
憑係本縣貼司因承行收買牛皮遂同丘七下鄉將紙翁誘托
與魏四乙索求錢物得官會三貫文不滿其意輙令丘七就余
四九家買得牛皮五十文經寨首論魏四乙余四九欲爲取乞
之地此非旁緣爲姦擾害百姓乎巡檢主作又役判狀差周成
翁保追致翁保取受過魏四乙余四九官會三貫文亦因魏四
乙經縣寨官方併牛肉申來此非違法受詞縱吏取財乎追證
既明不容輕恕王文甫以失牛爲名輙經不係所屬官司陳詞
取受過魏四乙錢物斷杖八十監贓梁應以公人下鄉取乙屠

乃錢物又資給丘七經寨首論牛肉斷杖一百陳彬同承引人
取乞官會計贓滿貫勘杖一百翁保追人取乞官會勘杖八十
監贓丘七不合受梁應使令經寨入狀勘杖八十王五六陳五
一不合受過度錢物勘杖六十先放周成據供不曾到地頭且
免斷押回本寨馮禧承勘公事不切用心勘杖八十魏四乙不
合同未到人葉遇李三七余十七爲借衣買牛物無見存贓者
不欲枝蔓追究余四九勘杖八十魏四乙念其被擾勘杖六十
催宗到人回申照會巡檢受詞非但先來兩争如黄一妄告黄
乙身死不明范蒔卿誣告何法興師巫馮七三狀論馮大三揑

墓吳大三狀論余三八宰牛、巡檢皆與受狀、差人追擾、其餘百姓論寨兵生事、凡行追會者、又有數事併申取使府指揮、仍申諸司、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三